

西方畅销书译丛



雪中惊魂



[法]埃玛纽埃尔·卡雷尔 著

Emmanuel Carrère

鲍刚 周海 译

海天出版社

雪中惊魂

La Classe de neige

[法] 埃玛纽艾尔·卡雷尔 著

鲍刚 周海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中惊魂/(法)卡雷尔著;鲍刚,周海译.-深圳:
海天出版社,2000.8

(西方畅销书译丛)

书名原文:La Classe de neige

ISBN 7-80654-246-9

I.雪... II.①卡... ②鲍... ③周... III.长篇小说-法国-当代 IV.I565.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3752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胡小跃 封面设计:张幼农

责任技编:卢志贵 责任校对:陈 军 黄海燕

深圳建融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0年8月第1版 2000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6.375

字数:130千 印数:1-3000册

定价:12.00元

图字:19-1999-157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雪中惊魂

附

关于本书及本书作者

150 别揭开面纱

153 被搬上银幕的《雪中惊魂》

156 冷汗

158 寒心

160 梦一般的小说

161 难忘的小尼古拉

162	寻找失去的孩子
165	黑色的卡雷尔
168	游历在孩子的想象中
171	险境中的小尼古拉
173	俯冲而下
177	妙笔书写雪中恶梦
180	文字的魅力
182	危险的冬令营
185	天真的终结
188	小尼古拉的痛苦
191	编后余墨

后来，过了很长的时间，直到现在，尼古拉仍试图想把父亲最后讲过的话记起来。父亲是在冬令营大木头房子门口与他道别的，他把如何留神防范之类的话嘱咐了一遍又一遍，可尼古拉觉得父亲在场实在叫人感到不自在，恨不得让他走开才好，结果就什么也没有听进耳朵里。他讨厌父亲跑到这儿来，弄得一双双的眼睛冲着他们看。他猜得出，那目光里闪出的都是讥讽的意思。于是他在父亲边吻他边说再见的时候低下头，躲闪了过去。在温馨的家庭气氛里，这种动作无疑会招来训斥，不过他心里清楚，在这样的公众场合，父亲一定不敢训他。

早些时候，在车子里他们俩好像聊了几句。尼古拉坐在车的后面，认为很难让父亲听到自己的声音，

因为车内的暖风干燥设备调到了最大功率，为的是不让车窗上结水雾，可它很吵人。他担心的事情是，路上究竟能不能找得到一处壳牌公司的加油站。也不知牵动了哪根神经，今年冬天像是就这么定下来，加油再不去别的加油站了，因为壳牌公司发放一种礼品券，能赚来一个外壳可以像小盒子一样打开，而且可以看见里面骨头架子和人体器官的塑料小人儿，那些物件还能拿出来，再放进去，这样就能熟悉人体解剖结构了。去年夏天，菲纳加油站奖的是水上浮动睡垫和充气船，别的地方还有画册，而尼古拉已经全部收齐了这些画册。至少从这一点来看，尼古拉自己还是享有特权的，他父亲由于职业的缘故要整日整日在路上跑，每两三天就必须加满一次油。父亲每次外出之前，尼古拉都要在地图上画出父亲的旅程线路，算出一共跑多少公里，再换算一下能得到多少张礼品券。他把礼品券存放在一个雪茄烟盒大小的保险箱内，開箱的密码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个保险箱是父母圣诞节时送给他的礼物——“你可以保留些隐私。”他父亲说——于是他执意将保险箱藏在旅行包里带着。旅途中，他本来想数一数礼品券，再算一算还需要多少才能换得一个奖品，可旅行包放在车后面的行李厢里，他父亲又拒绝半途打开行李厢，还是旅途休息的时候再打开吧！不过，车子一直跑到了冬令营的营地也没有找到一处壳牌公司加油站，更没找到一个休息

站。父亲看尼古拉挺失望的，就保证，冬令营结束前一定跑够路，赢一个人体解剖塑料模型小人儿。父亲会保管儿子的礼品券，儿子回到家就可以拿到了。

旅途的最后一段是崎岖小路。路上积雪并不太多，用不着套上防滑轮链，这也使得尼古拉感到挺没有意思。在这之前，父子俩还曾经上过高速公路。路上有那么一会儿车速慢了下来，接着就堵了几分钟的车。尼古拉的父亲很不耐烦，嘟嘟囔囔说塞车塞得简直莫名其妙，才二月份，又不是周末。坐在车后座的尼古拉只能看到父亲的侧影忽隐忽现，看到他厚实的后脖颈缩进外套衣领里。这侧影，这脖颈，透出的是焦虑感和一种固执而又苦涩的恼怒。终于，车子又开动了。尼古拉的父亲出了口气，放松了一些。大概也就是一次车祸吧，他说了一句。然而尼古拉被父亲这种一块石头落地的语气刺得心头一紧：就好像这车祸，如果仅仅是引起一场短时间的塞车，并且很快被营救人员疏导开的话，那么就可以当成一场消遣。他心里不高兴，不过他同样也很好奇，把鼻子尖儿贴在车窗上，希望能看到挤压成手风琴一般的出事车辆，看到在闪烁的警灯下，血淋淋的尸体被抬上担架。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瞧见。父亲十分诧异地说不可能，怎么搞的，这场车祸这么着就算完了。排起的车龙已经松散开来，但一股神秘的感觉却埋在了尼古拉的心底。

二

本来去冬令营是前天就要出发的，还要乘旅游大轿车。只是，十天以前出了一场惨祸，电视新闻上都出了画面了：是一辆集装箱载重大货车撞瘪了一辆小學生的校车，许多儿童死于非命，那烧灼的尸体模样实在可怕。第二天，学校就开会筹备冬令营，会上，校方最后一次提请孩子们的父母要备妥子女的日用袋中的物品，而且衣服上一定要有识别记号，要让孩子带上贴好邮票的信封以便给家里写信。不过电话最好不要打，除非有不可抗拒的因素；这是为了让孩子们体验到他们确实是自己呆在冬令营生活，而不是被家里的一根电话线牵着鼻子。这最后一句话惹恼了不少孩子的母亲：我们孩子们还小哪……学校的女教师便耐心解释，说这也是为他们好，组织冬令营生活的根

本目的，就是要让孩子们学会鼓起自己的翅膀，放单飞啊！

尼古拉的父亲当时发了言。他的话很有些直来直去，意思是他认为校方的主要目的不至于是要切断孩子们与自己家庭的联系，所以想打电话自然可以打电话，无需瞻前顾后。女教师张开嘴巴，想回复一句，可他把她的话堵了回去，因为他出席这次会议是为了提出一个严重得多的问题，即：校方旅游轿车的安全问题。如何才能保证前天电视上播出的惨剧不再重演？对对，如何保证？其他家长们也跟着附和。他们没敢提出这个问题，不过心里多半都想到了。女教师承认，的确很难保证这一类事故不会再次发生。唉，真的很遗憾，只能这样说，就是校方一定在安全方面特别谨慎，司机开车时也会十分留神的。不过适度的风险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呀，要想不让孩子撞车那就永远不让孩子出家门。话又说回来，孩子摆弄家用电器，或者生一场病，也不一定不会出意外的嘛！听完这种解释，有一部分家长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可是很多人对女教师讲话时表露出的那种毫不在乎，听天由命的态度却表示不快。瞧她还边讲边笑哩！

“反正这些孩子又不是您自己的孩子。”尼古拉的父亲甩了一句。女教师不再笑了，她回答说她也有一个小孩子，去年也参加了冬令营，也是坐大轿车去的。不过，尼古拉的父亲还是宣布宁愿自己亲自开车

把儿子送到冬令营：这样至少他还能知道，把握着方向盘的人技术到底如何。

女教师提醒他，那里距离本地足有 400 多公里。

去他的，反正他已经这么定下来了。

不过这对尼古拉并没有什么益处呀，她还在抱怨，这可不利于他和同学们打成一片。

“他绝对会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尼古拉的父亲说。他冷笑了一声：“别哄我，难道和爸爸开车去冬令营就会变成班上谁也不理的怪人？”

女教师要他认真地考虑一下，还建议他去找一下心理专家，要知道专家一定会赞同老师的意见的。但在最后一刻，她还是接受了对方的决定。

第二天，她在学校找到了尼古拉。她想和他谈谈，看看这主张究竟是出自孩子，还是出自父亲。就像以往与这个学生打交道一样，她小心翼翼地询问尼古拉自己到底有什么想法，不过这个问题搞得尼古拉很有些左右为难。他从内心深处是乐意乘旅游大轿车去的，他要和其他同学一样。但父亲已经决定了，不会改变的，尼古拉可不愿意在老师和别的同学面前显出一副受人约束的模样，于是他只好耸了耸肩，说他无所谓，这样挺好。女教师不再坚持：她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既然她无法改变这一切，那还是不要把事情弄僵为好。

三

夜幕快要降临时分，尼古拉和父亲驱车开到了冬令营的木头房子。其他同学前一天就到了营地，今天早晨他们上了第一堂滑雪课，现在都呆在木头房子底层的一间大屋子里，正在看一部关于阿尔卑斯山植物、动物的电影。为了迎接新来的冬令营营友，电影暂停了下来。女教师在门厅和尼古拉的父亲说着话，把两位辅导员介绍给了尼古拉的父亲。与此同时，放电影的大屋子里孩子们开始又闹又吵。尼古拉踩着门槛望着他们，不敢走进去。他听见身后父亲在问学生滑雪滑得怎么样，辅导员笑着回答说雪可没有多少，小家伙们尽是在草地上滑，不过这也是一种开端。接下来父亲还要了解冬令营结束以后是否能发个什么文凭证书之类的。什么？滑雪级别证书？辅导员又笑出

了声，说：“发张雪片儿吧，这倒是有可能。”尼古拉一只脚踏过来，又把一只脚踏过去，脸色阴沉。父亲终于要走了，他只好让父亲吻别，但没有出去送。他在门厅内听见汽车的柴油发动机在路边吼叫，于是舒了口气，后来这声音渐渐远去。

女教师一边吩咐辅导员维持好秩序，以便接着放电影，一边准备帮尼古拉安顿。她问他旅行包在哪里，好帮他搬到宿舍里去。尼古拉四处张望，却没有发现自己的旅行包。他搞不懂了。

“我觉着旅行包就在这里的呀。”他嘀咕着。

“你到底带没带旅行包？”女教师问了一句。

带了，尼古拉记得很清楚。旅行包放进了车的后备行李厢，就塞在防滑链和父亲推销用的样品箱之间。

“那你们开到目的地以后，有没有把旅行包拿出来？”

尼古拉摇头，同时咬住嘴唇。他不敢肯定。不，他能肯定，现在他能肯定，他和父亲确是忘了把旅行包拿出来。下车以后，父亲就跨上台阶进屋去了，父子俩没有去打开行李厢盖。

“怎么这样糊涂。”女教师说，显得很不开心。现在车已经开走五分钟了，要想追上它已经太晚。尼古拉真想哭，嘴里不禁也结结巴巴，说这不是他的错。“可是你也不该忘的哟。”女教师叹出一口气。看到孩

子一副可怜巴巴的倒霉样，她的心软下来，耸了一下肩膀，说糊涂真糊涂，不过没关系，想想办法吧，况且不管怎么说他父亲很快也会发觉的。是的，尼古拉赞同道，他打开车尾厢取样品的时候就会发觉的。接下来女教师就得出结论，说旅行包很快就会失而复得。是的是的，尼古拉道，心里不由得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可以找回自己的物品，害怕的是又要见到父亲。

“你知道你爸爸打算在什么地方停车休息吗？”

尼古拉不知道。

现在外面完全黑了下来，看来尼古拉的父亲不大可能在明早以前送回旅行包了，必须想法子过夜。女教师带着尼古拉回到放电影的大屋子。电影已经放完，同学们正在准备摆放晚餐用的餐桌。他跟在老师脚后迈过门槛，重又体验了一回新生刚到时那种什么也不懂而且处处招来讥讽的糟糕感受。他觉察出，女教师在尽一切努力保护他免遭敌意与嘲弄的伤害。她伸出双手噤啪拍了几下，吸引住同学们的注意力，然后以一种开玩笑的口吻宣布，尼古拉的心思总是在天上飞呀飞呀，所以这回就把自己的旅行包忘到九霄云外去啦，那么谁借给他一件睡衣呢？学生物品清单复印件上印得清清楚楚，每个人都带了三件睡衣，谁都能借给他一件。可是，谁也没吭声。尼古拉面对围成一圈的孩子们，连看也不敢看他们一眼，他紧紧靠着

女教师。她还在一遍遍号召着，但有些急了。于是尼古拉听到几声叽哩咕噜，然后是些听不出到底是谁说的句子，却引起了一场哄堂大笑：

“尼古拉，睡衣尿得稀里哗啦！”

恶作剧说来就来。倒不是有意的，不过当场击中要害。尼古拉还在尿床，尽管尿得不算多，可他不管是住在家里还是住在别的地方，都要整天提着心吊着胆。自冬令营的事提到日程上以来，这冬令营就成了他内心焦虑的缘由之一。刚开始他本来说不想去的，母亲为此还和学校的女教师见了一面，只是，母亲被女教师说服了：儿子不会一个人在冬令营生活的，再说这种毛病在集体生活中往往就无影无踪了，他这种情况，其实多带上一件睡衣和一块保护床垫用的塑料布就不会有事情。话倒令人心安，不过尼古拉在收拾旅行包时还是有些七上八下：既然大家都睡在集体宿舍里，怎样才能瞒过别人的眼睛，把塑料垫子塞在床单底下？这类焦虑，以及其他类似的焦虑，出发前简直让他吃尽了苦头。可是，即便是事先最可怕的恶梦里他也没能够想象得出，生活中真实的厄运竟然会是这样：旅行包不见了，塑料垫子不见了，睡衣不见了，他居然落到了低声下气讨睡衣的地步，而且人家还拒绝给他，讥讽他，在他刚到的时刻给他来个下马威。这真好比他脸上刻了四个字：“欺压对象。”

凡事总该有个头。总算有人肯借给他睡衣了，他

叫奥德卡。于是又传来一阵笑声。因为该生个头是班里最高最大的，尼古拉却属于最矮最小的那一拨人，如此一来就有人琢磨着，这位借睡衣的会不会想让尼古拉变得再滑稽一些。但奥德卡干脆利落地切断了哄笑声。他的话是：谁要是再欺负尼古拉，他就绝对不会饶恕。于是谁也不出声了。尼古拉朝他投去感激而又不安的一瞥，女教师则似乎松了口气。不过她很有些迷惑，似乎是担心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诡计陷阱之类的玩艺儿。奥德卡在男生中绝对享有权威，并且可以随心所欲滥用权威。就拿游戏来说吧，规则总是由他来定，不管别人事先是否琢磨出他是要当游戏裁判，还是当孩子群的帮派头子。他忽而公正地依照法规行事，忽而又厚颜无耻地将这些法规抛在脑后。他可以在数秒钟之内表现出极端的和蔼，也可以在数秒钟之内表现出极端的粗暴。他保护并且奖赏自己的子民，也会无缘无故让他们失宠，然后换上他本来极轻蔑或欺压的一批人。与奥德卡相处谁也闹不清走路时该迈哪一只脚才好。同学们赞赏他，也怕他。就是成人，好像也惧怕他三分。他的身材几乎就是一个成人模样，连嗓音也是成人的，而且一点也没有小孩子那种让人一笑置之的笨乎乎的行为举止。他那走路的姿态，他那谈吐的模样，都带有一股自如自在之态。他也骂脏话，却骂得很细腻，很多彩多姿，用的语汇对这一年龄段的孩子来说也很丰富，可以让人吃上一

惊。他的学习成绩要么特别好，要么特别差，而且他似乎并不关心这些成绩。学年初填写个人情况表格的时候，他这样填：“父亲已故。”他的确是和母亲住在一起的。他母亲仅仅在星期六这一天的中午，才过来接他回家，开的是一辆红色赛车。她并不下车，然而同学们仍然有机会瞅上她一眼。她那富有攻击性的美丽容貌，那清瘦的红粉面颊，和她那纠缠得理也理不清的红鬃秀发，都显示出她与别的同学的母亲不一样。除了星期六，奥德卡平时自己上学，然后自己搭乘有轨电车回家。他住得很远。谁也不明白，为什么他就不找个近一点学校，可这类问题若是对其他同学提一提就相当轻松，只是一牵扯到奥德卡就麻烦了。同学们望着他朝车站的方向远远离去，肩上搭着他的旅行包——他是惟一不背书包的学生。大家都空费心机，想象着他将沿着哪一条线路乘车，他居住的小区是什么模样，他母亲和他怎么过活，他们的住房和他自己的房间又到底怎样。一想到这座城市里的什么地方存在着奥德卡的一个房间，同学们就觉得真是难以置信，同时感到特别神秘，神秘得特别吸引人。谁也没有去过他那里，况且他也不到别人家里去。尼古拉嘛，也同样怪怪的，但更为敏感一些，但尼古拉自己则希望别人不要察觉出他怪怪的，于是同样没有人期望他请人到家里做客，也不会想起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他与奥德卡恰成对比，奥德卡大胆，独裁，